

堵生民鞏固社稷若金城之有金堤玉河之有玉堤
以固風氣亦可以爲邦之郛可以壓巨浪亦可
中流是堤之功誠爲無前之烈矣足見公心匪
羣衆不可轉焉者指日簡書擢異正色立朝啓沃君
心夾輔王室擴衛道之勲而濟天下之弱貞介石之
操以拯生民之患將奠國家於磐石屏翰萬邦爲憲
一石堤奚足以盡公之能哉是爲記

均社碑記

喬巳百

下之社甲猶昔先王井田遺意也先王之世一井之

民通力合作以供公家之賦稅鄉之中比屋而居者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相親和睦而敦鄰里之好所謂
仁政必自經界始也我

皇上統一寰區治軼隆古御宇之初卽命天下均田均
役其爲小民計者甚深且遠無如奉行不力日久弊
生臨邑尤甚臨邑向分一十六社社分十甲社有里
長甲有甲首似乎催辦賦役無難矣而小民每磨
長甲首之役如赴湯火然何也社甲不均故也社里
不均有一甲止催銀數兩者有一甲竟催銀

者勞逸旣已懸殊徭役亦分輕重况甲內花戶散處
四方里長甲首奔走數十百里尚難遍及旣廢終歲
之農工而稍有缺悞鞭朴及之且有狡黠者抗避之
累賠故小民至應役之年勢不得不多費金錢米粟
以倩人而受倩者未必盡善良遂有婪收中飽諸弊
是以

朝廷正供無多而民間困苦已甚也我邑侯楊公來
宰茲土下車之始卽備詢民間利害竭力週除如革
派火夫捐解匠班銀兩諸事俱已次第舉行而某等

竊訝社里之尚未均也孰意我侯具有深心客秋清
查保甲窮鄉僻壤無不親歷道里遠近戶口多寡皆
目睹而心識之鄉人曰我侯爲保甲計也侯則曰今
卽爲均社計也事竣旋署進合邑社書諭之曰爾等
受社甲不均之累久矣今爲爾民除之繪圖區畫
近配搭自某庄至某庄共若干家應納糧若干爲
社一一指點卽捐俸備紙筆供億繕造冊藉復親加
檢核凡百日而功成大害已除而小民不知也閭閻
年徵輸春夏二季錢糧凡五里長甲首者催辦之

者皆屬比鄰遠者不過數里既無奔走賄累倩代之苦而花片赴城納糧挈伴往還三五歡笑此樂何極於是鄉之人僉曰何我侯之惠我小民若此其至也但恐良法美意後有變更是官勒石以垂之永久某曰我侯又豈特爲均社計哉斯卽三代時使百姓觀聽之道也於是踴躍鼓舞而爲之記

野狐舖修井碑記

張近誠

古之稱仁政者必使農夫願耕於其野行旅願出於其途臨邑所轄野狐舖七里爲南北通衢夏日酷烈

行人苦嗟歷奉 止憲阻柳道旁用垂旬蓋又量地
鑿井以資灌漑其爲行旅計者甚深且遠而順德
郡侯魯公旌旆經臨復鼎俸結庵施茶齊聚於是車
馬往來咸託此以憩息焉奈歷年久長故井領圯灌
樹者旣鮮挹注之便施茶者亦苦遠汲之勞會我侯
楊公來宰茲土畱心民瘼寃圖邑事利日以興弊日
以革三年之間百廢具舉遂備磚甃募工役捐貲
葺不數日而告成灌樹煑茶兩得其益是誠各憲之
良法美意惠我行人而亦我侯陰雨之膏而甘棠之

蔭也於是乎記

普利寺飯僧碑記

齋壁星

天下最尊崇者無如西來一派梵宇星羅頭陀林立
幾塞宇宙間問其故舉世懵懵也甚至冠進賢名石
髮僧居然書奉佛弟子代拜手以和南案頭多位置
大士儒者且然何怪匹夫匹婦不奔走恐後乎予獨
以此道謂真可信則祥見於周夢兆於漢骨入於唐
皆幻冥浮游無可証據卽曰其法能禍福人質之聖
人之言無有也謂不可信而歷千百年以至於今幾

人聖幾人賢止於口伐筆攻竟不剗滅吾想自有一
種至理在非如今之佛子而已也卽今佛子堅持師
說猶能衣食於人奔走乎人舉世風靡幾不自持吾
儒固不能也且出世法無人生之累往往爲所慕重
如日出三竿僧未起因過竹院逢僧話何言之津津
也至於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僧且笑人笑
予生平於此道未嘗諍亦未嘗保私謂各守其道而
存天地間卽不能援墨歸儒庶不至迷儒歸墨惜也
舉世好徑賤棄經常受享者聖人之澤奉持者西方

之說不幾操入室之戈乎反不如彼佛子能尊其
也西來一派果其不毀哉客歲之春有佛子倡諸檀
越飯萬僧人各一飽約食升米而薪蔬鹽醬之費尚
不與焉是不米百石乎以吾邑之酷貧意必數米而
炊累積歲月未易結局乃舉國之人爭先奔走衍衍
施施未有已也僅浹歲告成事矣諸檀越未必家盡
素封堅信因果枵腹減口或亦一之可謂好善樂施
矣倘執其人而誥之曰某士饑欲死爾分一杯有粟
糲而不爲耳信哉惟佛之教能奔走乎人也是舉不

知於道何如然倡之者猶愈於飯酒食肉而成之者
不亦大異慳囊難破者哉倡者爲誰普利寺僧信梅
也余爲諸生時結社寺中知有戒行重其請因以是
說歸之

便程橋碑記

王肱

余邑治西六十里廟菴嶺之西白雲山之東濤泉淵
遶於太行之左側蟠於泚水之上流南扼順廣二府
之要西通山陝二省之途後據清龍前臨巨浪往來
之經商客旅繩繩不絕本地之耕農漁牧雲集鳥合

四通八達人行者衆此津梁之所以急急乎宜辦
舊有土橋時常圯壞行者顛越觀者驚駭名山大川
幾幾乎塞而不通矣有孟家庄善人武臣發心立橋
以便往來又恐獨力難成晝夜圖維欲得一人共勤
大事思九龍口白雲庵開山和尚道號養元其前乃
閩閩名家出身仕宦捐萬金而不顧者也非此人其
孰能終厥功哉於是就而謀之養元慨然曰善哉此
義舉也予雖隱處林泉無日不思大開方便之門以
廣濟天下今立橋乃與人方便之事也更兼潤下之

水冬則如湯之溫夏則如冰之涼此又濟人之地也
予胡爲乎不共成其事哉遂命其徒懸其同心募化
臨近村坊各鄉人等或捨貲財或捐粟米無不翕然
向風不約而至也又得吳天觀高隱道人徐泰康與
其徒王青松董哥造飯供應所需即時命匠開山運
石不期年而功成當此橋成之日余經此目觀其事
千百人由之則便於千百人億萬人由之則便於億
萬人由是而程途得便無往不通焉因名其橋曰便
程橋所以不忍沒人之善乃勒石以垂不朽永爲樂

善不倦者勸云

創建永濟橋碑記

喬巳千

世人慕善而不知爲善之道率耗其財於無用之地而不知恤有識者心竊嗤之當局者不悟也如修橋路施茶湯賑貧窮救災難此實惠可以及人者乃謂之真爲善耳予邑之西三十里有石城村居民衆多村落寬廣爲衆村貿易之地村之東十二里有深溝焉秋水時至溝澮皆盈之際則道路爲之斷絕是東西往來者之大患也昔人屢有議建橋者而心不堅

力不前卒成畫餅則首事者之難其人耳邑人劉君
昌祚好義樂施凡邑中美事無不倡先爲之非獨豐
於財實由明於理也傷行人涉溝之苦倡議建橋而
獨力不可以成功乃先捐已資而後募化於衆或以
錢或以米貧富不同多寡不一前後約費八百餘金
於乙未春月興工至丁酉春月橋成堅緻牢實可計
久遠從此行路者無艱難之歎矣近之可以濟千
人之艱辛而遠之可以垂數百季之長久劉君之
德既博且遠較之世人爲善而施於世者無月之

石溪膏肓壤哉其贊助劉君者有鄉民張友張列衍
主募化之事僧人真童分經營之勞而一切規畫調
度則劉君獨任之事竣衆鄉人不忍沒劉君之勞屬
予爲文以紀其事予特名其橋曰永濟而以俚語勒
之於石以傳永久使後人知橋之所由建共誌劉君
及施財諸人之功德於無窮云

賈村千佛寺碑記

趙進

臨城南十里許地名賈村舊有千佛寺僧人正蓮住
持於其間率施葺理一如永規制加增飾焉自嘉靖

四十四年始裝塑天王四尊香供二棹隆慶改元次第修毘盧觀音殿各三楹暨僧宗文又鑄鐘鳴遠以警群蒙六七載後先相繼功斯告成儒者王西峯會文主於其家目睹殿宇之輪奐耳聽鐘聲之響應愕然嘆曰雅稱梵王宮矣是正蓮老衲之能當樹伊績用廸後之善類也群衲喜相謀曰寺創於前其來久矣僧輩焚修香火之餘掃除有日迺今復見淵明惠遠昌黎太顛遭逢一堂晤言一室謹用伐石以應嘉命紀一方善士西峯以其事告同邑趙子古泉乃貽

之言曰佛徒善軟語能消人暗鳴叱咤之氣其書甚
繁要有源本其崇而演之者其徒甚衆其養於聖人
之教也如虱不能脫於頭魚不可出於淵業儒者每
欲排而斥之嗚呼其何用相攻也哉黑白偏正固自
較然日星之別也亦在修其本以明之爾蓋佛之深
者氣愈降而跡愈消溺於兼愛也儒之深者志愈剛
而憂愈遠切於用世也佛以塵世爲苦海度之以空
言儒以舟楫濟巨川導之以大誼似並域而殊途也
附聲豈推儒人佛者耶吾徒當深省其語言之合也